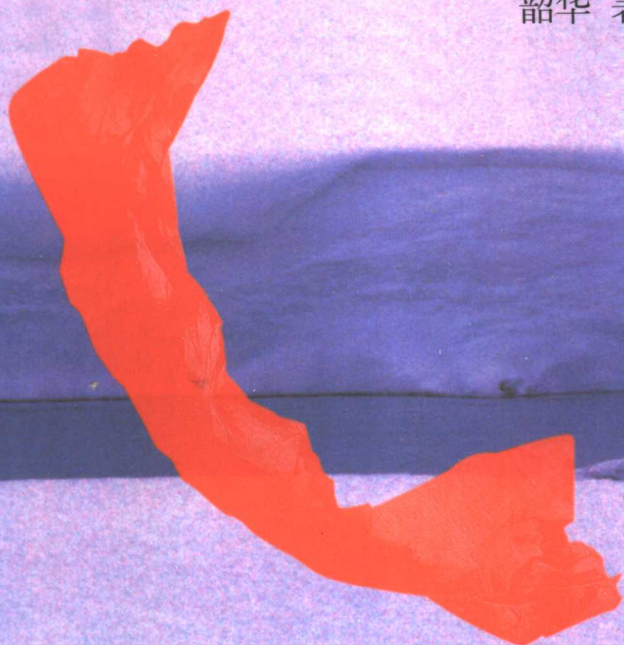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寻找悲壮

韶华 著



连番闪击，是命运的必然，抑或某种偶然

少女竟被堂皇逼入贞洁难复的死地

一对男女别无选择

在澄明的天宇下走向悲壮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5

中国文学

寻找悲壮

陈学超 著



陈学超著 陈学超编 陈学超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（北京）

（北京）

（北京）

长篇
小说

寻找 悲壮

韶华·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悲壮/韶华著. —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4

ISBN 7-5313-2073-8

I. 寻… II. 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651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136 千字 印张:6 插页:2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李红强

责任校对:陈文本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073-8/1·1810 定价:10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演出事故	1
第二章 一对叛逆	23
第三章 血海深仇	58
第四章 南下纵队	69
第五章 死里逃生	85
第六章 传奇司令	106
第七章 血火新家	139
第八章 机遇无情	149
第九章 猎人小屋	160
第十章 死的夙愿	167

第一章 演出事故

一对青年被压抑的爱情终于爆发了，那是在舞台上，他们无法抑制的感情，假戏真做，造成了一次演出事故，导致了这对情侣的悲剧开端-----

1

边区第四军分区有一个宣传队，打仗时做战地救护工作，平时做群众的组织、宣传、鼓动工作，并时常排练些文艺节目，在军民联欢或慰问部队时，搞点演出活动。宣传队实际上是个半专业性的文艺工作团。

几个月前，有一对青年男女一起参加了分区宣传队。男的叫石峰，女的叫王冰舒，都是县立师范学校的学生。那时他们之所以参加八路军，还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，双方都是为了躲避家庭的封建婚姻，双双逃离出来的。这是一对叛逆。

石峰和王冰舒参加革命军队不久，就受到了多次表扬。他们在行军和战斗中，在向群众的宣传工作中，在刻苦学习中，很快懂得了自己的工作意义，以及国家、民族生死存亡与个人的关系，懂得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，懂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性质的区别和统一战线，懂得了封建主义如何压制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，懂得了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互相联系的

作用，有了争取抗战胜利的理想。虽然生活是艰苦的，战斗是紧张的，但俩人在学校、家庭中长期所受的思想情感的压抑，突然被解放了，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舒畅。

有一次，部队在一个村庄住了几天，转移新的地方时，宣传队已走出三四里路了，王冰舒一掏口袋，忽然发现装着一把牛角梳子。这是她们女队员借房东老大娘的，集体使用，由王冰舒保管，用后再还给老大娘。那天部队走得急，王冰舒把还梳子的事忘记了。她马上报告了宣传队杨艾荣指导员，并要求跑步回去送还老大娘。部队行军很快，而且是在夜晚，来往跑十来里路，弄不好就要掉队的。但是为了严格遵守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，王冰舒坚决要送回去。在杨指导员的支持下，她还是跑回去把牛角梳子还给老大娘了。来往十来里路，她累得吐了好几天血。这件认真执行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的模范事迹，杨艾荣报告了分区政治部领导，王冰舒受到了政治部的通报表扬。

在这一段时间，石峰在宣传队的表现也不错。有一次部队行军通过一片灾区，他们中途休息“打尖”，一个要饭花子向他们乞讨。石峰二话没说，把自己打的一碗饭，一下扣到叫饭花子的碗里。他自己硬是饿了一顿饭。此事也受到了领导表扬。

因为两个人都是地主成分，他们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，工作积极肯干，吃苦耐劳，还对劳动人民表示出深厚的感情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经过杨指导员介绍，俩人双双成为候补党员。他们都非常珍惜自己有了第二个政治生命，从而相信一定能经得起“候补期”的考验，一年后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。“政治生命，重于肉体生命”，这是指导员要他们牢牢记住的党的纪律，也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。

可是有一件事，他们一直隐瞒着组织：他们在学校读书时，已经有了深深的恋情，只说是想打日本鬼子才想当八路军的。在他们两个参加宣传队那天，曾向韩队长和杨指导员说：他们过去素不相识，是在路上偶然相遇一起来参军的。之所以如此隐瞒，一是因为自觉还年轻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，不好意思讲恋爱的事；二是刚刚参军，也不想公布他们的爱情关系，所以向组织上说了谎。但是，一有机会他们就秘密相约，在村外小树林里或者某个角落幽会。这当然瞒不过集体生活中同志们

的眼睛。

有一次宣传队的男女宿舍，同安在一家农户大院里，有一条小胡同通向村后。跳过半人高一堵墙，走出去几十米就是一片小树林。这天吃过晚饭，队里开了一个短会，离吹熄灯哨还有几十分钟。石峰给王冰舒一个暗号，俩人先后走出了院子。月光如水，洒在小树林上，好像披了一层银白的轻纱。但月光美丽的轻纱仍然遮不住情侣充满希望的心境。王冰舒先走进树林，接着石峰也跟着进来了。王冰舒偎倚在一棵松树上，她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过于紧张，身上感到战栗，心脏跳动得厉害。

石峰走近她，她颤抖着说：“峰，峰，我冷，我感到冷。”

石峰慢慢靠在她身边，把自己的大衣敞开，包裹在她身上，同时拥抱着她那小巧的身体：“不冷了吧？”

王冰舒也用双臂搂着他的脖颈儿，仍然颤抖不停：“还是冷，冷……”

停了一刻，石峰说：“好像，你最近有些不高兴。我们逃出了家庭，参加了革命，找到了出路，有了光明前途，应该高兴呀。”

“我也不是不高兴，你不知道，我多么想和你时刻在一起。

哪怕说几句闲话，心里就得到许多安慰……”

“我们不是天天见面时时在一起嘛。”

“可是要装得像生人似的，我觉得别扭，我真担心我哪一天控制不住自己，忽然大喊一声‘我们公开吧，我爱你呀！’”说着在石峰怀里轻轻哭泣着。

“你别，千万别那样。”石峰急忙制止她，“这总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……我有时也常常觉得控制不住自己……”说着把温柔的嘴唇贴在王冰舒的小嘴上。这时的王冰舒完全沉醉了。似乎除了身上的温暖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她多么想让时间就这么凝固着，其他一切都消失，都毁灭了才好！

但是，现实生活却不能让他们沉醉在爱情中，“嘟……”熄灯哨子响了。石峰从王冰舒的怀抱中挣脱出来，走出树林回到宿舍，王冰舒暗暗哭泣了一刻，比石峰晚半分钟回到女宿舍。

他们不知道，有一个好奇的女孩子暗暗盯着他们，汇报给杨指导员。杨艾荣比较喜欢这两个青年，把这事情压下来没有向领导汇报。可是，过了两天，当他们又一次幽会时，部队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。宣传队集合时，忽然发现他们两个不见了，韩团长马上派团员们去找，正在这时他们回来了，几乎耽误了行军。这次事故却使他们的事再也捂不住了。

这天，部队到了驻地，领导找他俩谈话。不是宣传队韩队长和杨指导员和他们谈，而是政治部宣传部的王部长和他们谈的。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们到了王部长住的房子里。王部长让他们坐下，简单问他们几句闲话，直接切入：“最近群众对你们有反映……”

俩人已经猜到了八八九九，心中不禁一阵狂跳。

王部长接着说：“据群众反映，你们在谈恋爱……”

二人不语。

王部长以很严肃的口气说：“这是不允许的！”

石峰想了想，不得不以实相告：“王部长，我们不是从参加部队以后才谈的，我们在学校时已经谈了。我们就是为了躲避封建家庭的封建婚姻才逃出来的。”

王部长说：“那也不允许！军有军规，党有党纪。按军规党纪，现在谈恋爱和结婚是有严格规定的！就是‘287’团，二十八岁，七年党龄，团级干部。你们还差得远呢。当然这个规定也不是随便来的，是因为国难当头，一切个人利益、个人感情都要服从国家大事。因此，我要郑重告诫你们，立即中断这种关系。你们已经是候补党员了，否则，就会受到处分的。”王部长在这里稍作停顿，还没有等他们反映过来，接着命令似的说：“就这样，你们回去吧，好好想一想。”王部长摆了摆手，他们只得退出来。

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一路上两个人想的都是这一句话，但谁也没有出口……

2

王部长和石峰、王冰舒态度严肃的谈话，既是领导批评，又是上级命令。现在谈恋爱涉及到党纪、军规问题。宣传队指导员杨艾荣奉命进一步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工作。他们从杨大姐那里获得了这样的信念：他们现在是进步青年，又是预备党员，只有转为正式党员，才算有了政治生命。在预备党员期间，也就是党考察和考验每一个同志的时候，希望他们经得起这场考验。这种政治信念，也确实使他们暂时克制着那炽热

的爱情。双方都有意躲避着对方。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见了面，好像路人，连句话也不说。但爱情这东西像一团猛烈燃烧的火焰，你突然浇上一盆水，不但不能扑灭它，有时反而燃烧得更加凶猛。彼此无限思念，像虫子一样撕咬着俩人的心。这种压抑终于在一次演出中爆发出来，酿成了政治性的事件。

在战争年代，宣传队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。团员们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，在战场上做鼓动工作，平时要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，行军时比战士多背的是道具、服装、幕布等。到该演出的时候，要突击搭临时台子。有时到一个驻地，点上能装三四斤豆油的“老龟灯”，化了装，开台就演。演员们也都是多面手：一会儿演歌剧，一会儿演话剧，上一场吹口琴是乐队伴奏，下一场可能又成了舞蹈演员。因为石峰喜爱文艺，他还兼着“编剧”。

那天在新驻地，四分区和驻在附近的国民党的一支杂牌部队（当时叫“友军”）搞联欢，宣传队演出的节目中有一出三幕话剧，剧名叫《反抗》。石峰演日本鬼子，王冰舒演农村小姑娘。事件就是在这次演出中发生的。

《反抗》最后一场的剧情是：日本鬼子出场，拉着小姑娘的手：“哈哈，花姑娘，大大的好！”要行强奸。此时游击队演员应立即上场，举起步枪向日本鬼子射击。在游击队员举枪那一刹那，幕后做音响效果的同志用事先准备好的柳条，敲一下桌子“叭！”，日本鬼子应声倒地，幕落。可是扮演游击队员的演员，因为白天经过一百来里路的行军，到了驻地又搭台子，参加布景、化装等，实在太疲劳了。第二幕下场后，他躺在二道幕后边，一朦胧就睡着了。当扮演日本鬼子的石峰拉着扮演农村姑娘王冰舒的手大叫“花姑娘，大大的好！”时，而黑灯瞎

火的后台，哪里也找不到“游击队员”。游击队员不出场，不举枪“射击”，做音响效果的同志就不能用柳条敲桌子“叭！”，枪不响，“日本鬼子”就不能应声倒地，演日本鬼子的石峰，为了不使演出冷场，便“即兴发挥”继续做原来剧情中没有的动作。负责后台指挥的杨指导员气急败坏地喊：“游击队员上场！游击队员上场！”可是哪里也找不到游击队员。

石峰继续的动作是先拉王冰舒的手，往自己的怀里搂抱，如果王冰舒也能即兴发挥的话，她应该作反抗动作，或者拿起台上事先准备好的道具切菜刀装着去砍日本鬼子。可是王冰舒没有想起这点，当石峰紧紧拥抱着她的时候，她不仅没有做反抗动作，竟忘记了自己是在演戏，反而产生了惬意的异样感觉。这时，后台还是没有找到游击队员，接着是石峰用嘴去啃王冰舒的脸，并临时说些他自己发明的“咕噜咕噜”的“日语”，并且小声说：你反抗，装作反抗……拿那把菜刀砍……王冰舒这才意识到他们是演戏，想起去拿起那把切菜刀，可是石峰说这话时，没有想到自己抱着王冰舒，她无法抽出手来……

此时台下反映就非常热闹了。在“日本鬼子”拉着“花姑娘”的手，要行强暴的时候，台下我军的部队战士呼着愤怒的口号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坚决抗战到底！”“誓死不当亡国奴！”当石峰把王冰舒搂在怀里的时候，台下那些杂牌国民党部队的大兵，又是吹口哨，又是叫“倒好”，有的大兵还流里流气地喊：“抱着花姑娘的好！”

坐在前排陪着“友军”一个什么支队司令看戏的王部长，见“游击队员”没有按时出场，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更惊人的是，当演日本鬼子的石峰抱着演农村小姑娘的王冰舒时，她居然毫无反抗的动作。王部长问身旁的宣传队韩队长：“怎么回

事？”韩队长一个箭步冲到土台子上，转到后台问：“游击队员呢？你们搞什么名堂？”这时后台的队员们纷纷压低声音大喊：“游击队员上场！”“游击队员上场！”

也不知道是谁把“游击队员”从边幕那里被拉上了场，他揉着惺忪的眼睛，匆忙举枪。可是在后台做“音响效果”的队员，一看台上的“节外生枝”动作，一下愣住了，“游击队员”上场举枪，他竟然忘记用柳条敲桌子。“游击队员”举枪没有发出效果的“叭！”声，“日本鬼子”便不倒地，他装做步枪“瞎火”的样子，又做了个假动作：推子弹上膛，他这时已经意识到做“效果”的队员忘记敲桌子了，便用嘴“叭！”的喊声代替枪响。可是嘴的“叭！”声不像真的枪响，没有引起石峰的连锁反应，他仍然继续“动作”。直到“游击队员”走到石峰身边，用枪筒使劲捣了他一下，并小声说：“你他妈给我倒下！”石峰才意识到他该松手了。于是“日本鬼子”倒地，幕落……

3

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，特别是在和“友军”联欢中出现这种事故，政治影响极坏。回到驻地，王部长命令宣传队立即开会，追查事件原因。

队员们都议论纷纷。在那次会议上，第一个受追查的是演“游击队员”的队员，大家责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及时出场？”这位同志一句话就把责任推掉了：“我在第一场下场后，二场都没有我的戏。我告诉指导员，我实在太累了，在侧幕那儿眯一会儿，让她到第三场时，提前叫我。可是指导员没有叫我呀！”

指导员杨艾荣当时忙乱得什么也不记得了。是这个同志瞎说，还是她说了自己没有听清楚，也不便和他争论，说：“我根本没有听见这话，你当时就不该去睡！”

那位同志不说话了，杨艾荣也没有再追究。这时批评的目标自然转向石峰了。

大家说：“石峰不该即兴发挥，这次演出所造成的影响是很恶劣的。特别是我们和‘友军’联欢，那些叫倒好和流里流气的口哨，就说明影响有多坏了！”

石峰辩解说：“我觉得主要责任不在我。‘游击队员’不出场，我不继续动作怎么办呢？能让戏冷场吗？”

大家说：“后来‘游击队员’出场了，也举枪射击了，你为什么不倒地？”

石峰说：“做‘音响效果’的队员，打枪没响呀，后来他用嘴‘叭’的一声，根本不像枪声，台下乱轰轰的，我也没有听清楚……”

接着又有人批评做音响效果的队员，说：“‘游击队员’出场后，你为什么不打枪？”

做效果的队员也为自己辩解，说：“‘游击队员’没有上场，石峰继续‘动作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剧情改了？后来‘游击队员’出场，我敲桌子的柳条棍子让拉大幕的同志借走了，说是大幕让铁环卡住了，他要拨一下……忘记还给我了，当时后台黑灯瞎火的，我也找不着他。”

中间还有人责备拉大幕的同志，说：“你应该及时闭幕！”

拉幕的同志更不服气：“胡扯！戏没演完，我闭幕算哪回子事！”

说来说去，批判目标又转到石峰和王冰舒两人身上，先是说石峰：“你即兴发挥，也不像是日本鬼子的‘强暴’行径，

很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……你要继续动作，也可以用枪托打她嘛！”

石峰仍然不服，说：“剧情规定的情节是‘强暴’，我怎么能用枪托打？况且这时‘日本鬼子’把步枪竖在门口儿了……”

同志们又把批判目标转到王冰舒身上，说：“你当时在台上的动作、表情像是受到‘强暴’吗？当‘日本鬼子’去拉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拿起菜刀去砍他，可是你一点反抗动作也没有，连推一下的动作也没有，倒像是很乐意似的，为什么还反抱了一下？……”

王冰舒赤红着脸辩解：“我不是‘反抱’，我是扯他后背的衣襟，企图摆脱他，后来我想起去拿菜刀，又无法挣脱……”

“你一点反抗的动作都没有！”

“当时那么紧张，就是找到菜刀，砍不好，真的砍伤了‘日本鬼子’也不好办呀！”

……

会议没有开出个是是非非，但大家的共同意见是：这次演出事故不是偶然的，大家都明白：所谓不是“偶然的”，自然是指俩人早已有的爱情关系。会议结束时宣布：会后继续追查。

次日，王部长又找韩队长和杨指导员谈话，先是问昨天晚上开会的结果，接着问他们日前找石峰和王冰舒谈话之后，他们是否中断了爱情关系。队长和指导员不敢隐瞒，说：“表面上他们接触少了。可是有同志反映，他们还有约会……”

王部长说：“我以为这次演出事故不是偶然的，根子就在这里。其政治影响是很恶劣的。必须严肃处理！”

停了一刻王部长接着说：“政治部周主任指示：再给他们

一个机会，写份像样的检讨，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挖挖根子，如果思想不解决问题，就采取组织措施，把他们调开！”

既然两位领导的态度那么坚决，韩团长和杨指导员也不敢袒护他们，从政治部回来，就向石峰和王冰舒宣布：让他们停止工作，深刻反省。

4

在这期间，宣传队迎接了一项新任务：配合部队到各村发动群众搞“减租减息”、“合理负担”和动员青年参军。宣传队的同志们都接受了任务，到各村去了，只留下王冰舒和石峰。

指导员杨艾荣向他们交待：每人写一份检查，深刻反省出现这次演出事故的原因，一定要联系他们违犯军规党纪谈恋爱的事实。检查之后，看是否深刻，组织再决定对他们如何处理。

他们分别关在一间屋子里，各自挖空心思寻找检查词句。要说“关禁闭”，他们没有觉得过分，因为他们俩人在各自的家中都被关过一次了。

他们“闭门思过”所在的两间屋子紧紧相连，虽各有一个门，隔着一堵墙，但下面是一堵半人高的砖堆，上面是糊了一层纸的隔栅，窗纸已经有了窟窿，翘翘脚就可以说话，这次“闭门思过”实际上却给了他俩一个难得的深谈机会。

先是王冰舒隔着墙壁问：“我们该怎么检查呀？”

石峰说：“我看咱们没有什么可以检查的。都怨‘游击队员’，他不出场，我就得继续‘动作’，不然台上就冷场了，冷场那同样是一次事故。”

王冰舒说：“这么说，你也推脱不了责任。你当时即兴发挥，可以端着上了刺刀的枪，假装着刺我，我往后退，转两圈不是就等到‘游击队员’上场了？”

“我当时没有反应那么快，况且我当时把枪竖在门口儿了，按剧本规定情节是拉你的手，强……”

停了一刻，石峰说：“说实在的，当时我的确想拉拉你的手……”

王冰舒有点难为情，自觉脸上发烧：“看看！你还是心里有鬼吧！可见上级的判断是对的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……”说着还吃吃笑了。

“有鬼，就是有鬼，我一拉着你的手，神使鬼差的就忘记是演戏了。可是，我们不能那样检讨。……可是你心里也有‘鬼’，当我拉你的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抗？你用脚踢我，用拳打我，都可以嘛！你表现得好像很乐意似的，如果你反抗，我也不至于……那样。”

“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，没有后悔药可吃。现在也不是要谁承担责任的时候，还是想想怎么检讨吧。”

于是他们为这次演出事故定了个调子：说是“责任心不强”，“考虑演出效果不够”，“革命精神还缺乏锻炼”，“组织纪律观念薄弱”，“以后要加强纪律性”等等。

俩人商量的检讨内容后，石峰突然说：“不管咱们怎么检讨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”

“还会给我们严厉处分吗？”

“那还不至于。你记得不？那天王部长和我们谈话，要我们立即中断关系，当时说了一句话……”

“我没有注意。”

“王部长在宣布要我们中断关系时，还说，如果思想上不